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卷第十九

真宗皇帝

謁諸陵

景德三年八月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初司大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曰朕遵用典禮意已決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順動推行宮損壞更須修葺上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纂并百司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九月丙辰詔于諸陵置朝拜行事官齋宮十一月戊午三司請以陝孟汝三州正稅芻糧輸送西路給朝陵之用詔不許但令取給畿縣十二月丙子京父老再詣闕請車駕朝陵畢臨幸召見

慰勞賜物有差 辛卯以軍臣王旦為朝拜諸陵大禮使
詔朝陵諸緣路禁樂至禮畢 四年正月遣工部尚書王
化基乘驛詣河中祭后土廟用大祠禮告將朝陵也 甲
辰以知樞密院事陳亢史為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
使丁謂為隨駕三司使監踐副使林特副之 丁未以皇
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矩勾當皇城大內公事 己未車駕
發京師 庚申次中牟縣除通員驛囚繫賜父老衣幣所
遇如之 甲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或
獻洛鯉上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辰齋於永安鎮行
宮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五鼓上來馬却與鞏縣
崩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宋

昌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
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
獻又于陵南設愷殿祭如下宮禮上每至陵寢望門而哭
初有司具儀止常服上特制素服禮畢偏詣孝明孝惠孝
章懿德淑德明德皇后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逆革騎巡視
陵闕以內臣從及親奠愛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鄴王周
王安王諸墳長俊暫至愷次更衣復詣陵奉餅有司以朝
餅無辭禮上感哀哀切未忍遽去致復往焉及還左右進
蠟上却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宮始御常膳又遣官祭
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諸路流罪以下囚釋過大
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官吏應奉者有司考上課贖建永安

鎮為縣改永熙陵副使可當都監為三陵副使都監度兩
京及孟鄭州僧道籍有名者每五人放一人不及者每院
與一人 二月戊辰朔辛駕遂如西京夕次偃師縣始復
恭載上始服鞞袍不舉樂初朝拜前連日陰晦及禮畢天
地澄廓氣候晏溫咸以上仁孝之感龍圖閣待制陳彭年
靖以事付史官及頒示中外從之 己巳至西京始奏樂
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為太尉恭為太
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先塗在
洛者賜告祭拜 癸酉詔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置國
子監武成王廟 甲戌詔賜舖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榷
酤官膏烟如東京之制命翰林侍講學士邢禹等編集車

駕所經古迹 丙子加號列子為冲虛主德真人 戊寅
刑部尚書知陝州寇準來朝召之也留次旬遷任 己卯
上幸龍門觀巖崖石佛會昌殿屋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
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迹上曰軍國用度不款以奉外教恐
勞費滋甚故也上因覽西京圖經頗多疎漏庚辰令諸道
州府軍監選文學官校正圖經補其缺略來上命知制誥
孫愐等總校之愐等言諸道所上體制不一遂請創例重
修制可 辛巳以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為河
南府助教嘗令修奉靖瑩影堂上之次葺縣也太子太師
呂蒙正與疾未見不能拜命中使板之以進賜坐勞問甚
久壬午幸其第賜襲衣金帶器幣藥物上尊酒悉如宰相

例 乙酉遣宰臣王旦祭告三陵吏部尚書張齊賢告諸

后陵車駕將還東也初西京父老懇祈駐蹕上因謂宰相

曰周公大聖人建都據形勝得天地正中故數千載不可

廢今但艱于魏運耳 丁亥詔應還京危從軍馬無得傷

殘田苗 戊子詔有司葺周六廟 庚寅詔河南府置五

代漢高祖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還陵闕在

望雖已遣官祭告朕豈安然而過乎 壬辰上乘馬至孝

義鎮東營村設次與親王望陵祭墓近臣于帷幄殿東望

拜每遣酒會上執爵舉匕箸哀感涕泗 甲午次鄭州

乙未發遣使祀中岳及周蒿慶終陵 丁酉發鄭州遣使

祝賜隱士楊璞補作贈帛令吏部詮注其子從政近官以便

侍養 三月己亥上至自西京 辛丑詔昨因朝拜分屯
近郊禁兵悉召還之 丁未上謂輔臣曰頃者朝陵車輿
所過並從官給其不得已或假借于州縣朕潛遣使詢訪
民間皆云無所擾擾此甚慰朕心也 壬旦曰朝廷每舉大
禮或儀巡幸間閱小民無不搖動比聞羣情安帖信不擾
所至王致若曰車駕所至民但忻聞與馬之聲鼓舞道路
豈復有所勞擾耶 五月祠部員外郎知滑州朱博青校
相陰縣令博去歲上章言朝陵嘗用蒸食旦詣拜邱墓一
冢之私不足以動星辰其所述多厭勝事至是復言五緯
當合于星張周分也請以今夏幸洛都封中岳至秋乃還
泊朝陵詔下又言昨車駕駐洛止二十餘日還京踰月乃

有中言之喪患言多有預中且妄自誇誕以求信用上盡
出以諭輔臣王旦曰朝陵帝王之孝豈為私博言狂妄可
責也故黜之 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乙巳翰林侍講學士
邢馬等上景德朝陵地里六十卷詔褒之

祀汾陰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癸丑屯田員外郎知河中府楊舉正
言得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
節度使李元僭復以為請上曰此大事也詔不許其父
老僧道欲詣闕者止之七月辛丑文武官將校道釋耆父
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許表既三上八月丁未
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先是上命陳彭年等討尋廬

代修廢后土政事出示軍相曰前史為郊天而不祀地夫對偶之義朕既升中泰山雖上之祭要不可闕而河中父老亦再有斯珣然封禪甫畢遽行此禮得不以此遠勞費乎咸曰陛下為民祈福不憚御沐聖心始定固已達於神明矣上曰但冀民獲豐饒於朕固無所憚也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克美為祀汾陰經履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克美權判河中府宗諤權同知府內畧省使曹利用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藍繼宗修行宮道路河北轉運使右珠璣大李士衡鹽鐵副使戶部郎中林特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士衡又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集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

庚戌命翰林學士尼迺揚德龍圖閣學士杜錫直學士陳
彭年知制誥王曾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御史中
丞魚戶部侍郎王嗣宗罷為耀州觀蔡使知永興軍府兼
兵馬部署上將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
鎮之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田如東封之制 丁
巳詔晉鼎縣不得筮巫人有罪並送府驅遣庚午詔如開
汾陰路均當官除州縣供頓外別取常準備物宜令一切
禁止 辛未命曹利用祭汾河有司定封玉冊玉匱度廟
庭擇地為壇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五匱刻金
繩道三欄一寸深五分繫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各
天下同文習侯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預徒舉

石蓋厚一尺繫繩填泥印習悉如社首封疆之制皇帝首
視訖又加蓋其上封固如小壇廣厚五尺從之 乙亥河
中府父老千七百人詣闕迎駕上勞問之賜以緡錢帛
自京師往河中府有二路一由陝州浮梁歷白從橋一由
三亭渡渡河司大保章正曹固言二路巖險湍迅不若出
潼關過渭洛二水趣蒲津地頗平坦雖輿功不過數十里
亭下陳克叟等請如固所議而渭水當同州新市鎮多灘
噴自此稍南而西行行十數里狹處可聯舟為橋又洛河
上亦為浮梁直抵河中復以稠桑舊路緣崖而南有峭壁或
森澹多植杞乃徒路自靈寶縣南入虢州路至函谷關與
漢武朝前舊路相合 九月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儀鸞

司止用油幕為屋以修宿衛不煩復以蘆竹 河東轉運
使兵部郎中陳若拙請以所部帑帑易粟十萬轉輸河中
以助經費許之陳免吏言築壇于雒上如方丘之制廟北
古雙栢秀起壇阜即就用其地為有司請祭前七日遣官
祀河中府境內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王漢文帝周
公廟及于雒下祭漢唐六帝從之 己丑知華州崔端言
父老二千四百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岳詔答之 陳免吏
至汾陰數奏雲物之祥準卯羣臣詣闕拜表稱賀 壬辰
詔應水陸路運祀汾陰物軍士並賜給錢初有司議祠宇
之旁難行觀禮欲徙還至河中朝會肆赦于是陳免吏等
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壇如來封之制詔如免吏等

奏 十月河中府民王沼詣陳允史言五世祖誠在德宗
時夜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靈寶真文以金刻之明
當往取俟天書赤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
觀黃光下有塊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最藏于家城
手筆為鐵後二百餘年屢經大兵飢家獨無苦其帛長二
丈廣九寸迺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體詞類道經庚辰
允史附中使趙敦信入獻以沼為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帶
器幣 陳允史又言解州父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允史
諭止之 丁巳羣臣詣闕拜表賀得靈寶真文 戊辰命
三司使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尋有詔謂至陝西博稔
處所輸稅令州縣勿督以常限 乙亥禮儀使王欽若言

準儀注祀后土地祇禮畢太尉封玉冊於廟庭石匱百官
班于庭中皇帝竭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省視翰林天文
邢中和等請置于前殿西間近北土地或不欲神側與土
即改後殿壬地福祥儀注本宮封匱廟庭蓋以逖通神明
昭明典禮若或置之土地奉于別殿縱于事為便亦在禮
非宜且莫獻既周仍服袞冕偏歷廊廡以屆後庭往復過
速舊儀未有再詳畫到廟園未至迫窄欲望止于正殿欄
楯之下奉安石匱無令百辟共觀蓋壇詔付陳克史等詳
定即請就正殿下安匱仍設檻護淨奏可欽若又請車駕
所經路坊市三日禁止喪事從之 十一月詔將來出西
京經苑景全權平頭門改乘小輦其金玉輅大輦並由城

外切有司言至京西具駕駕儀仗皇帝乘大輦而城門早
扉不能容望高廣之上慮勞人故有是詔 庚子陝州言
寶鼎縣黃河清遣官往祭羣臣稱賀 十二月乙巳朔陳
克臾自汾陰來朝宴于長春殿故事內殿曲宴三司使不
預時丁謂計度糧軍還特召預焉 丙午寶鼎縣黃河再
清經度制置副使李宗瑀以聞上作詩近臣畢和 乙卯
告太廟奉大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
敏中權東京留守三司使丁謂為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
林特副之 丁卯命蒸暑樞密院事馬知節為行宮都部
署昭宣使長州防禦使劉承珪管勾皇城大內公事上以
汾陰辰禮有期詔大官進蔬食宰相百官三上表請御常

膳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禮皆屏葷茹朕之祀園丘並遵
行之額外庭不知耳東封亦自成塗蔬食無勞固請也
己已作奉天死民遂以瑜王三等曰以羣情懇懇許至西
京始却肉味禁屠從堵邑人煇製道路草木將有份陰之
後會歲早京師近郊穀價翔貴龍圖閣侍制孫奭遂奏疏
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增修德而改
卜陛下才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
意其不可一也夫份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
禪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優尋于
泰山矣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園
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

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于汾陰自元或以來
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
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
汾陰至近今陛下經潼關越險阻京師根本未易遠離其
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間
幸河東因祠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特然祠汾陰其不
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違勞民無忘
社稷之大計慕蕭鼓之盤遊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
八月入育養萬物人君之象夫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
異尤甚大戒丁寧陛下未悟此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未牲以告曰博碩肥腍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或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
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
必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
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遠縱二帝三王之事
豈欲効此虛名乎此不可九也當明主嬰寵吾政姦佞當
塗以至身播國屯兵燧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
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
也臣猶懼言不盡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說 上遣內侍
皇甫繼明諭以若復有陳其具條上之於是與又上疏曰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于調發理
須鎮安而矜恤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聚之盜公行北
寇治兵不遠遠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苦黃巢出自山飢陳
勝起于徭戍隋煬帝跋勤遠略唐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
味邊防耶律德光因之謀夏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
因念民疫不戾遠患涉仍戒存飢之地修運經久發之祠
又安和飢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下無陳勝之
異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區脫之間無天驕之
觀繫乎陛下方祀后土駐蹕河中若寇騎猖狂忽及潼關
陛下知魏或信能堅據河橋乎周堊居中山能推鋒却敵
乎又或渠魁俠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使軼郊畿行在遠

聞得不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借筋出舌以臣料
之恐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災畏天災詔停封
禪故督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遠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
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蕞國
衆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周上為己
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舉東封使議西幸輕勞聖駕虐
害飢民莫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
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痛哭也夫天地神
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安在其遂
其道蓋乎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國非

愚臣妄議也時羣臣敷奏祥瑞與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
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煩紫氣黃雲始能封域嘉
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鴟山鹿並形奏簡秋冬雷率
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
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職盡然
上玷皇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

後疏未必即是今年按今年九月丙戌內侍史崇奇言
經變制置使初至陛上一鹿自廟中出如引導之狀即
與疏所稱山鹿也疏又稱秋早冬雷按是秋江淮不稔
當以早故前疏稱震雷在冬此時上猶未幸汾陰則冬
雷必指今年故併附此更須考詳

四年正月詔應分陰行事官及職掌人敢有懈惰者勿以赦原乙酉親習祀后土儀于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上儀上崇重大祀乃并廟庭及封石置儀備習焉 丁亥 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后告將行也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翊仗是夕次中牟縣 戊戌次鄭州命龍圖閣學士陳彭年侍制王曙同詳定邀駕詞狀 己亥次滎陽縣 庚子次鞏縣右僕射判河陽張齊賢見于汜水頓侍食畢即遣還任 辛丑過管村設壇殿奉置三陵神坐上禘祀拜哭奠獻是日晴霽始就次蒼煙白霞起陵上俄覆神燼禮畢乃散咸以為上哀慘所感夕次偃師縣 壬寅

車駕至西京 甲辰發西京至慈湖峒大官始進素膳夕
次新安縣 二月乙巳朔次澠池縣 丙午次硤石縣
丁未入陝州 戊申賜色駕諸軍絡錢 己酉次靈寶縣
庚戌次湖城縣 辛亥次閿鄉縣 壬子出潼關度渭
河次嚴信倉達近臣紀西嶽 癸丑次河中府 甲寅工
部侍郎馮起為考剏度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趙湘副之 丙辰次永安鎮達近臣紀河清 丁巳發永
安鎮有黃雲隨天書筆法駕入寶鼎縣奉掖宮 戊午致
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言至雅上列
植嘉樹六師環植行闕駐蹕帝奉相對照耀卻次眺覽久
之 己未寶鼎縣漢泉湧有光如燭 庚申羣官宿祀所

平西具法駕詣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用道盤曲周以黃麾仗切路由朝南上以未修謁不欲乘輿輦過其前令鑿路由朝後至是從新路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臨三獻奉天書于神位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陛下多風及行禮頓止司天官黃氣逸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朝登歌奠獻省封石遺遺官分奠諸神登郊邱亭視汾河望梁山頓左右曰此漢武泛樓船處也一時之樂垂於千古卽曰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氣四臺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携幼不遠千里而至者咸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為戰場今乃復覩天子巡祭實千載一時之幸詔以

奉敕宮為太宰宮增年殿室段后土聖母家 壬戌御朝
親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來封例河中府特給
復一年半建甯鼎縣為慶成軍給復二年距雅上三五禁
煎採文武官該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四品以上官違
事太祖太宗切潛或嘗更遷任家無餘積者錄其子孫建
隆位命公王將相邱冢今所在致祭給西京分司官膏沐
三分之一諸處罪犯人并部送闕下者皆判滿面大字段
形頗甚尤可憫傷自今不得更然律令編校內條日失于
重者宜令法官詳定聞奏特從輕典賜天下脯三日大宴
務清殿賜父老百餘衣幣上作汾陰二皇祀饗銘河清西
海等贊終亥發慶成軍觀漢泉夕次永安填命龍圖閣待

制查道先還東京備百簿儀仗 甲子次河中府賜皂駕
詰軍賜錢辛寧廟賜舜井名廣孝來親作晉度河橋觀錢
牛又幸河清廟西有西海望祭壇上顧其壇制非廣合
有司討尋典故增築登後亭見民有慘舟而漁粟未而耕
者上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
遂幸開元寺紫極宮遊逆樓賦詩賜從臣召羊澤李清劉
吳清以疾辭吳授大理評事致仕賜西京河中府陝鄭二
州贖錢為宴犒酒肴之費也 乙丑御駐蹕宣恩樓觀舖
丙寅賜親王輔臣百官舖宴于行在尚書省凡一日上
作祀汾陰禮成詩就宴所賜之 丁卯賜河中尹寧王元
纒衣帶鞍馬錢百萬銀千兩并程度制置使到所過州府

長史志幣有差 戊辰發河中府以寒食中嚴入禁過新
市鎮度洛水橋次嚴信倉 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觀
希夷先生陳詩畫像除其觀田租 庚午竭西岳順聖金
天玉廟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伏違官分奠期內詣
神又幸巨壺真君觀並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子行宮之
宜澤樓亭紫氣如龍起嶽上上作西嶽贊仙掌詩召見華
山隱士陳隱敦水隱士李寧 辛未次閿鄉縣 壬申次
湖城縣宴統州父老子行宮門癸酉次靈寶縣 三月中
戊次陝州召草澤魏野野辭疾不至 乙亥幸順正三廟
作絳斗詩宴從官父老子霽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
觀山川形勝賜運船卒時服作詩題棟間是日雨石普請

駐蹕城中勿涉泥濘上作詩賜善因令色從至西京丙
子次硤石縣丁丑次滎池縣戊寅次新安縣上之還
也以道遠閤衛士肩輿執蓋之勞多乘馬御烏藤帽乙
卯車駕入西京賜迎駕僧道絹五百疋庚辰上謁輔臣
曰洛陽宮殿壯麗然城北地隘穀洛淺帶草運艱阻諒非
久居之所第因巡幸行禮暫巡幸爾然遠中要有甘澍之
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無君服之患又晨務方興耕民
瞻望輿駕歡抃相屬上作喜雨述懷歌羣臣畢和又以知
河南府薛映有治狀賜詩嘉獎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
朝召之也甲申年應天禪院賜監脩太祖神御殿官及
工匠將士衣服縵錢又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慰撫之賜

吟藥御酒衣帶鞞勒馬金幣 陳堯叟李承瑀白河中府
來朔初言經度祀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
役軍士輩送糧車供應頓逆亦未嘗差擾編民上稱善
丁亥召宰臣編閱諸殿出御製再幸西京記示之詔所經
歷代帝王祠廟並令增葺 戊子丁瑀言有鶴二百餘翔
大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 己丑御五鳳觀舖
甲午發西京次偃師縣輿輦織蓋高鞘警場奏嚴金吾
喝探悉罷之 乙未上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
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上奠獻悲泣感動
左右初至永昌陵遇雨有司請徙板位逆奠于門廡間上
不許親涉泥塗而進未明禮畢復詣四陵奉辭省視凡建

奠酌如初禮又備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中使備祭主
視諸墳及詣汝州祭秦王墳 丁酉次鞏縣右僕射張齊
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幣如侍祠例 戊戌至汜水縣虎
牢關路險命執炬火以警行者河陽結綵為樓偃樂奏上
以太宗忌辰前近五止之賜物如例夕次滎陽縣改虎牢
關為行慶關 己亥次鄭州 庚子召從官宴于回鑿慶
賜樓父老于樓下不作樂 壬寅次中牟縣 癸卯次瓊
林苑賜諸部番鈴轄羊酒犒設將士 四月甲辰朔車駕
至自汾陰 乙巳賜皂從諸班直諸軍及所經戍兵鋪卒
諸司官緡錢有差道病死者悉給其家 己酉謁太廟又
謁元德太后廟 辛亥謁故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

德皇太后聖容 癸丑詔迎寧天書玉牒將士例外別賜
蠲錢遠近臣祭謝后土西海西濱又遣官分詣諸陵廟致
祭 乙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遠中使增葺廟
宇令知河中府司起一月一檢校民庶祈賽止拜庭中官
吏非祠祭亦勿上殿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斌將作監主
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 六年八月丁丑參知政事丁
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編輯祥瑞所上祀汾陰后土
壇銅觀壇觀奠西獻鞠三園及祥瑞園百四十八置龍園
閣下召宗室輔臣兩制尚書丞郎兩省給珠三司副使判
史已上觀之 係五年十二月丁亥日 王旦嘗言于上曰臣
頃為大禮使所奏祥瑞臣非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

耳懶令史官并書其言

此據遺事錄附編聯祥瑞圖下初不與此相屬也其有
無亦當考

七年十一月壬辰戶部尚書陳克臯上汾陰奉祀記三表
有詔優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真宗皇帝

崇奉聖祖

景德四年先是汀州人王提咸平初嘗販至南康軍於逆
旅遇道人自言姓趙氏是冬再見於茅山命提市鉛汞鍊
之少頃成金提即隨至和州諳山得其術又授以小錄神
劑竊緘之戒曰非遇人主切勿輕言劉承珪聞其事奏之
改名中正得對龍圖閣且陳靈應特授許州參軍留止圭
城解舍時出遊遠市常有道人偶語云即受中正法者司
命真言也承珪爲築新堂至是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妙
情中戴冠佩服皆青色白是姜降中正常達其言既得

大書遼東封加號保主天尊曰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
是為聖祖凡瑞異中正必以先告為 大中祥符五年十
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降於延恩殿

按本志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即聖祖也實錄於六
年七月又書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曰東嶽司
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禮畢詔上司令天尊之號至
是以臨降名稱相類故改上為如此則當別一司令矣
又據降聖記加上東嶽司命上卿真君聖號但云東嶽
司令上卿真君可加上東嶽司令上卿佑聖真君無九
天及保主天尊字然封禪記書元年十月壬子詔上九
天司令真君增號九天司命保主天尊實有此六字二

書皆丁珣所編乃如此不同當考

先是八月上夢景德中所觀神人傳五皇之命云先令汝
祖趙某授汝天書將見汝如唐朝供奉元元皇帝翌日夜
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
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闌吳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
燈燭俄見靈仙儀衛所執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版如
元始天尊又六人皆乘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
上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
坐侍從在東階上斗西階再拜天尊令揖不拜命榻召上
坐欽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
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

感電夢天入主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
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忘前志即
雖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至殿前歷觀臨降之
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
同觀 己未劉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
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
年奉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命參知
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與太
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
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詣親於萬歲殿
辛酉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初年相

準例遣出卽以下上特命王旦等攝事又遣官告諸後殿
清祠宇上親封香付之 己巳上天車統曰聖祖上靈高
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於玉清昭應宮玉皇
後殿爲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爲治事所詔聖祖名曰上
曰元下曰顯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
四曰爲降聖節並休假五日而京師州前七日建道場設
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夕改延恩殿
爲真遊殿重加修飾有司言道場所奏告白今用青詞云
嗣皇帝臣著大事祀官朝服常時奏告加公服爲獻則太
祝請詞烈設止命道士備香酒時果幣幣詔可 癸酉詔
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 乙亥詔上聖祖

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有司言聖祖母未有宮殿望遣官
於兗州曲阜縣壽邱表告從之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
仙游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母遣
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史規度興作俟宮觀成日脩
禮奉冊 丁亥詔聖祖母徽號冊寶法物並飾以金尊號
冊以塗銀為飾舊皇帝冊飾以金宗廟飾以銀及是有司
請聖祖母寶如宗廟之制上崇奉聖真志存謙抑故有是
詔 十一月丙申上於朝元殿恭謝玉皇奉天書行事致
齋三日禁屠軍倍三獻薦玉帛迺牲配坐以聖祖母位在東
樽用黃玉以四圭有節幣色蒼太祖太宗位在西陳宮架
百官朝服率如祀口禮畢賜羣臣福酒有差 庚子上作

聖祖降臨記宣示中外 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
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九言按天文
志太微宮南有大廟是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內地
乃得賜慶院吉即今謂等與內侍鄭守恩修建 戊戌詔
上新宮名曰景靈 庚辰知處州張若谷言黃帝任六相
而天下治伏觀詔示聖祖降臨有科設六位之文以臣參
詳必當時六相也按唐天寶敕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黃帝
惟以后土配望於殿內塑六相像并加謚號有司言神靈
之事不可僭知所云六相恐難執據其六位仙官望令編
修道藏所增入醮位及於聖祖殿設像從之 六年正月
詔仙官仙經之號有犯聖祖名者咸改之 三月乙卯建

去平躋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昭應宮使
丁謂為迎奉修宮使李宗諤副之詔聖像所經州縣官吏
各賜宴設科見昭應宮門 五月辛亥丁謂請以恭母太
子魏懿王院增建景靈宮許之 七月甲午改上九天司
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岳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畢
上保生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肇臨名稱相類故改上馬
據此則保生天尊乃聖祖也佑聖真君乃東嶽也祥符
初誤以聖祖為東嶽及今方知其別故改命要是聖祖
及東嶽皆有司命之號云王正中事更詳之

十年四月乙亥禮儀院請以聖祖降及迎奉聖像事迹各
編集為記詔可 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為

州景靈宮朝修使王旦言朝修景靈宮請用先天節致道
場禮畢詣至聖文宣王廟會真宮朱岳廟真若觀行禮畢
下禮官參酌儀制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
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爲之 甲子以參知政事
丁謂爲修景靈宮使權三司使林特副之崇徽使監繼宗
爲都監 十月先是遣內侍於萊州采玉石造景靈聖像
於是詔采玉石處除兩稅外免其徭役 八年七月丙辰
壬戌若準詔封開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詔置
於景靈之廊廡 八月張球臨終奏疏凡崇奉五教乙未
以戶部侍郎同王濟昭應宮副使林特爲修景靈宮副使
兼管勾景靈宮事 十月壬辰歲度上聖祖天源錄五卷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上製序賜名先天記王
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十一月甲子上幸景靈宮
觀上梁賜從臣修宮使衣帶有差 九年二月壬辰命修
景靈宮副使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孫持節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二
十二區詔獎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 甲辰修景靈宮使
丁謂請選軍士三百餘兗州景靈宮太極觀給掃除之役
詔可 三月癸亥宋正卿趙安仁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
冠列聖玉牒 四月丙戌御製景靈宮碑頌刻石 五月丙
辰以景靈宮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戒羣臣稱賀德音降
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開封仙源奉符衡山華陰幽陽

登封諸縣元今年夏稅十之三未歲七縣及五州府隸縣
元十之二 丁巳年宰相向敏中爲兗州景靈宮太師觀
慶成使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瑄並加兵部
尚書副使以下皆進秩各賜衣帶器幣宮宇總七百二十
六區 丙寅賜景靈宮宴從臣於明福殿賜宮使而下器
幣婚殿有差分遣官以功成告大地玉清昭應宮太廟后
廟社稷會靈觀太一宮 壬申置景靈宮副使以尚書右
丞趙安仁爲之 七月丙辰賜景靈宮 八月丙子置景
靈宮判官以知制誥劉筠爲之 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
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十月聖祖
降臨以下元朝祥景靈宮著爲定式初壬申正授左武衛

將軍致仕其後遷右武衛大將軍領高州刺史又改領汀
州又遷右神武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每國家舉大禮及
有營繕中正必遣靈命以藥金銀為獻前後累巨萬數是
月丙子病卒贈鎮南節度使塑像景靈宮命內押班周懷
正復表並事官給 乙酉召輔臣至龍圖閣出聖祖扁額
藥金銀像什器錢寶花樹等物及降臨內記真紀示之
丙戌賜景靈宮 十二月甲午命詣州以來年二月設脯
會用景靈宮成德音也 大禧元年正月二日壬寅奉
上野州靈仙觀聖祖袞服 丙寅命宰相王旦為兗州太
祖觀奉工冊寶使尚書右丞趙安仁制之 二月丁亥設

元天大聖后版位於文德殿上親酌獻并授冊寶於三旦
仙衣於趙安仁旦等跪受奉以升輅具因講儀衛所過禁
密軍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三十員榜櫂前導奉冊
日上不視朝 三月丁未王旦言兗州自春亢旱行禮之
夕降雨及尺 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 乙亥出聖祖
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市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
寸許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符文曰永鎮
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苑之狀封以絳囊漆匣上親
題置之 五月戊午知明州劉渾言諸州大慶觀聖祖殿
請令羣官到任得替泊朔望並齋潔朝拜奉辭從之 天
禧二年三月丁巳景靈宮判官知制誥劉筠請令禮儀院

宗正寺約唐朝太清祠令撰集景靈宮祠令付本司遵守
從之筠又言兗州景靈宮太極觀事體尤盛亦望別賜撰
集亦使遵守詔付禮儀院 九月丁卯冊差太子士申呈
太子謁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三年三月戊午內出聖祖
降臨記亦率臣 四月癸巳謁景靈宮 五月戊申召宗
室近臣館閣三司諫官御史法官京府官詣真遊殿觀道
像及賜聖祖降臨記一函 八月己亥大會道釋於天安
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場是日上親臨視以乘
銀鑄大錢面賜之 十一月己巳謁景靈宮 庚子享太
廟 辛未合祭天地於南郊 十二月戊戌謁景靈宮
四年四月戊戌賜啟聖院太宗神御殿遊謁景靈宮 八

月丙戌謁景靈宮 十月戊子禮儀院言每歲十月十五
日朝拜景靈宮今緣祭神州地祇奏告在散齋之內請權
罷朝拜至日令宮使行的獻之禮從之甲午賜天下宮觀
大中祥符降聖記各一本 五年七月戊寅新作景靈宮
萬歲殿爲上本命祈福也

崇奉五岳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祕書丞董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爲南
嶽望令壽州長史春秋致祀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
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山注云衡山南嶽又霍山爲南
嶽注云即大柱山瀟水出此則非特霍山爲南嶽詳五月
南巡狩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爲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遠

遠取織緯之說而祭滿靈至隋復以衡山爲南嶽況奉祀
已久國家體宇更廣難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禱及持致
祭即委州縣奉行從之 四年正月上祀汾陰 二月
乙丑次河中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馮臚少
卿裴莊然告 己巳次華陰縣 庚子謁順聖金天王廟
羣臣陪位朝壇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 五
月乙未詔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
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
聖帝命翰林學士李承諤龍圖直學士陳彭年與儀官詳
定儀注又作奉神述恪紀崇奉之意 六月庚辰詳定所
言皇帝臨軒冊五嶽參詳舊典無作樂之儀上曰凡大朝

魯公卿出入尚作樂且禮緣人情宜令有司別撰樂章王
旦曰冊葉當於門外設次俟一則樂作從之 詔丁謂李
宗瑋與禮官詳定五徽衣冠制度及崇飾神像之禮 元
月辛卯命資政殿學士刑部尚書向敏中爲東嶽奉冊使
兵部郎中龍圖閣侍制孫奭副之工部侍郎某賢院學士
薛映爲南嶽奉冊使給事中錢惟演副之翰林學士工部
侍郎知制誥范杓爲西嶽奉冊使刑部郎中龍圖閣侍制
盧道副之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爲中嶽奉
冊使光祿少卿沈繼宗副之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
據李攸編本朝事實云冊用珉玉長尺二寸闊一尺二
分量文之多少聯以金繩首尾結歸前後四枚刻龍螭

金若捧護之狀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夾袍冊匣長
廣取足容冊塗以朱漆金裝起突龍鳳金鏤匣上以紅
羅錦盤龍嵌金祀覆之承以金裝長竿牀金龍首金魚
鈞藉匣以錦緣席錦褥其紐紅絲為條以紫匣冊赤塗
朱漆覆以紅羅銷金夾其寶門下省造

戊申有司設五嶽冊使一品齒簿及授冊黃麾仗於乾元
門外各依方所又設載冊格及袞冕與於乾元門外羣臣
朝服序班仗衛如元會儀上服袞冕御乾元殿中書侍郎
引五嶽玉冊尚衣奉御奉袞冕升殿上為之興奉冊使副
班於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工五嶽帝號遣卿等持節
奉冊從禮成承制再拜奉冊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冊於御

座前降西階副使授衮冕於丹墀玉冊並跪元門列黃麾
伏設登歌奉冊於車衮冕於輿使副持褶騎從遣官三十
員前導及門奉置帷次以州長史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
冊衮冕置殿內

按事實又云在路一品已下並避路至殿下禮直官引
冊仗等自帷次奉玉冊衮冕由正門入樂作升殿置殿
室門西楹位樂止玉冊在前衮冕次之使副並列其後
禮生再拜應殿下官屬皆再拜禮直官引冊使當神座
前伏跪稱說太尉具銜某奉勅加上某岳某帝懿號
玉冊衮冕言訖興稱中書令伏跪讀

十一月詔加上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

獻靖明后中獻貞明后之號仍遣官祭告 五年七月戊辰新作保赤門於朱雀門之東徙汴河廣濟橋於大相國寺前榜曰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榜曰安國時將建觀以奉五獻政闢此門今年修玉清宮使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北及填乾北之西偏與禁內侍節寺恩董其役

實錄於八月己未書今中使節寺恩修五獻觀九月丁亥又書初建五獻觀於南薰門內之東偏既云修又云初建不知何也今從本志及會要聯書之

六年四月辛酉修五獻觀賜官史器幣工徒賑錢有差七年六月庚午夜京師新作五獻觀東北黑雲中見正和蓋有靈祇柱轟甲仗之狀觀者喧怖修觀使丁謂以聞詔

建道場 九月辛丑幸五藏觀宴從官賜兵匠婚帑有差
翌日上梁又命宗室輔臣往觀復賜許百司休務士庶行
樂賜觀名曰會靈 八年三月甲子上作塔藏祭告文皆
遣使刻石於廟中 四月戊午丁謂言會靈觀頌記望賜
御書從之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
書張詠卒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
民之命此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
下然後斬詠頭置丁謂之門以謝謂上亦不以爲忤云
乙未以林特兼管勾會靈觀事 十一月丁巳上幸會靈
觀宴近臣於祝禧殿賜兵匠婚錢有差 九年正月丙辰
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之仍加刑部尚書己未

上詣會靈觀焚香命有司以朝拜之禮為式 五月丙辰
以景靈宮會靈等成羣臣稱賀

會靈觀宇區數本志闕之當考

六月戊寅奉會靈觀酌獻宴從官於祝禧殿 七月丙辰
謁會靈觀 八月丙子置會靈觀副使以翰林學士李迪
為之又置判官以知制誥樂黃日為之 九月命樂黃日
權知開封府改命盛度為會靈觀判官 天禧元年正月
丙辰奉會靈觀 二月戊寅上作會靈觀銘 三月戊午
以樞密使王欽若為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
兼攝於是王嘗次當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思寵意欲得
此曹因懇辭為上頗不悅謂曹曰大臣宜博會國事何遽

自吳耶曹頤首謝曰君從諫為明臣盡忠為義陛下不知
臣為病使侍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吳也 十二月初
加上五嶽帝號有冊無寶是歲始詔刻玉丁亥令會靈觀
使王欽若奉安於本殿 三年二月丙辰軍相王欽若上
會靈志百卷上製叙名五嶽廣開記 四月甲午奉會靈
觀 仁宗皇祐五年正月丁巳會靈觀大宇宇神像悉被
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更名集禧觀
謁太清宮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六十
人詣闕請年篤朝謁太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 丁巳
文武羣臣上表請年篤幸亳州謁太清宮詔許之 八月

庚申朝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曰
恭謝天地如南郊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為奉祀
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劾之謂仍判亳州又命五
仗及違計度易糧詳定儀注卻修行宮治道增置亳州官
屬如汾陰之制 丙寅禁太清宮五里內然採亳州罪人
至徒罪者送口州戡斷 庚子詔加工真元皇帝號曰太
上老君況元上德皇帝禮儀既請朝謁太清宮日設宮懸
二十架牙盤素饌樽罍蓬立悉如朝元殿恭謝之制王用
四圭有邸幣用碧一獻飲福鄜州長史老州有舉人本宮
道士悉陪位詔改用蒼璧脩三獻以畫嚴恭除從之又言
聖統冊寶請就熙壇天寶臺下以石匱封秘中設玉匱長

廣二尺高如之攸厚一寸二分刻金繩道五封以金泥印
以受命寶石慮三層各長五尺三寸下層高二尺中層半
之上曾爲蓋皆刻深四分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寶奏
可 十月己丑詔朝謁太清宮自離京至奉祀以前不得
舉樂所過州縣無令樂人來迎 河北運使李士衡前助
奉祀錄牌懸帛各二十萬超獎之 丁卯三司借內藏車
錢帛五十萬以修奉祀賞給 亳州言太清宮繪再生真
源縣粟麥再甯上作歌示近臣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
立等修車駕所過圍經以修頓問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
議藉藉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吾明皇豈以明皇爲台德之

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者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輸以燭埋不明寄任夫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沫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繫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祀汾陰上陵寢祠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大賢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蓋以人而發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與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十一月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

七十餘本 十二月丙寅以兵部尚書冠澤權東京留守
入內都知閻承翰都大管勾大內公事權三司使林特爲
行在三司使 年未以翰林學士王曾攝御史大夫爲考
制度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鄧口攝中丞副之
知制誥錢惟演等編次迎駕父老及州縣繫囚右疎議大
夫慎從吉等詳定詞狀惟不置編次有奉 壬申的獻大
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七年正月壬寅
車駕奉天書發京師禁天下屠宰十日 丙午至奉元宮
齋於延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羣芝九萬五千本
丁未奉祀經度知制副使陳彭年詣宮殿大獻 戊申奉
聖號冊寶於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

上攝中書令丁謂請訖置玉階中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
時盞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夫道設籠燈燎臺左
右執炬問之煨燿如畫五鼓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令太
尉封石履又遣分獻本宮之元中法師三師真武張天師
本殿之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虛至德真人庾桑子洞靈
真人莊子南華真人唐明皇太宗並如從祀例又遣宰相
等薦獻真源觀之三清靈寶天尊先天觀之元始天尊元
母經師廣靈宮之先天太皇洞霄宮之先天太乙龍女幣
色三清靈寶元始用碧太皇用蒼元母白皆如太祀禮餘
同從祀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宮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
真源觀周覽還奉元宮賜赦亳州及車馬所經流以下罪

並釋之死罪奏裁給復一年半永減歲賦十之二升亳州
爲集慶軍改真源縣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
宮賜道士女官紫服師名被廢者八十人詔三官正殿庶
民不得輒升官吏非朝修正拜庭中上作朝謁頌先天太
后老君像真武贊命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
中撰親祀頌並刻於石司天官含譽星見帝作歌賜近臣
屬和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樓
賜餼三日 壬子以順祖惠元皇帝忌罷賜餼詔緣路置
餉使民田者並據頃畝之數給復二年其須永占者優給
其直 給亳州公用錢歲七十萬酒月十斛 甲寅發亳
州 乙卯次應天府元書升華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黃雲

如人連袂翔舞而行占雲者云如花木者未旺與德相立
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持使趙安仁
靖播為樂章以脩酌獻從之 丙辰升應天府為西京正
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所過縣流以下罪並
放進贈太祖幕府元勳條舊及錄常參官遺事者並進扶
欲授子孫者亦聽除民乾食鹽錢御重照頒慶樓觀醮凡
三日改聖祖殿為鴻慶宮 二月丁巳朔發南京 戊午
次襄邑縣皇子來朝 庚辰次休留縣 辛酉車駕至白
亳州 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駕由右升龍門入
自東上閣門就東階赴殿焚香無陟廣庭以盡嚴恭之意
所司者為定式 戊辰大風揚沙噪五日習儀於恭謝壇

有陸贄者 己巳上宿齋於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 庚
午行薦獻之禮遂入太廟 辛未辛六室 壬申恭謝天
地於東郊運御乾元門大赦內外文武官悉加恩結路
致祖賦有差 癸酉以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知亳州
壬午開封府言築恭謝天地壇占民田四十八頃詔給直
外賜錢三十萬仍蠲其租 三月庚寅以奉祀禮成大宴
金元殿 甲午羣臣以次加恩 四月乙亥亳州言自車
駕臨幸後民復業者一千三百

建宮殿

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

景德四年正月辛卯朝陵己巳遷至西京癸酉詔就西京

建太祖神御殿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起玉清昭應宮知
制結王嘗上疏諫又曰并觀西京造太祖影殿東殿置會
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盛然於尊祖禮
神則或失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以為當時之急務也
詳見玉清昭應宮 四年三月車駕自汾陰祀畢還已卯
入西京甲申幸應天樞院賜監修太祖神御殿官及工匠
將士衣服賜錢 天禧元年五月西京應天樞院太祖皇
帝神御殿成為屋凡九百七十一區 己未命宰相向敏
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皆勾迎奉左珠
議大夫戒諭吉永昌陵 癸亥以樞密使王欽若為奉安
太祖聖容禮儀使贊導來輿 乙丑自禁中奉聖容赴文

德教備衛教坊樂前導 丙寅上服靴袍酌獻禮畢奉
以升殿與而行具函簿鼓吹遣釋威儀上出次奉解羣臣
班辭於瓊林苑門外奉安日上不視朝自是正至朔望令
留司京府官詣殿焚香及別於正月擇日朝拜忌日就院
設齋行香 六月壬申德音降西京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父老年八十者賜茶帛除其課役 乙丑尚敏中至自西

京

據李攸所編本朝事實載天禧元年六月五日奉安太
祖繪像德音門下奉先昭孝列辟之大猷有過惟仁前
經之格訓朕緝承鴻禧奉毛中區曷嘗不念王業之艱
難荷中坊之奉祐克洽至寧之治彌增永慕之懷雖涖

師定鼎之都寄靈祖誕靈之壤興王之氣始兆於玉梓
布金之園章新於崇祀爰修彰施之彩度園辟禱之容
臨遣輔臣奉安秘宇茲芬之薦既獲罄於嚴宮霽霽之
思宜曲覃於眾庶云云於戲貽珠錫羨適仰於威神布
德均禧禔周於京邑庶協無疆之慶誕昭追遠之儀告
於明庭成體朕意

三年十二月丙申令西京增給應天禪院常住錢日三十
從馮拯之請也

詔諸州府軍監建天慶觀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詔諸州府軍監開縣擇官地
建道觀悉以天慶為額民有願捨地材創蓋者亦聽先是

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
備有道教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
不勝其擾願因結舊觀爲之詔從其請

建祥源觀

天禧二年閏四月先是皇城司言拱聖營之西南自去年
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源祠側汲之不竭
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道觀以祥源爲名士
女奔走徒跣瞻拜屯田員外郎判度支司院河南任布言
明朝不宜以神怪術惑俗不報 癸亥詔祥源觀先營正
殿及三小殿餘俟來年興葺 丁卯命軍臣王欽若嘗勾
修祥源觀事 右正言劉焯言前世言聖水者皆說妄不

經今盛夏充陽不宜興土木以營不急疏入不報五月六日丁未加號真武將軍曰真武靈應真君 八月庚寅朔辛祥源觀 九月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以監修內臣東染院使鄧守恩為崇儀使 三年四月甲午辛祥源觀 三年十二月壬寅辛祥源觀 四年十一月己巳以樞密副使錢惟演為都大官勾祥源觀公事惟演先領會靈觀使於是乞改命大臣故特置此職 十二月己卯給祥源觀公用錢月五十千 五年十月戊申祥源觀成總為屋六百一十三區都大官勾觀事樞密副使錢惟演加工部尚書惟演詣承明殿納告敕 上不許復令中使就第賜之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大官勾祥源觀

事張景宗為直政使內殿崇班皇太子宮都監雷允恭內
殿崇班皇太子宮祗候劉從恩並為內殿承制內東頭
供奉官文崇信為內殿崇班並以祥源觀功畢賞勞也仍
以從恩崇信同官勾觀事 仁宗至和九年四月祥源觀
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真宗皇帝

聖德

咸平元年十月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聖政錄云召侍講諸學士按二年七月初置講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為儒臣庶不相妨

十一月戊午上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

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
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
有餘貲自然無盜賊鮮少生虫之民登於富壽臣
等恭聞聖訓期共遵守 四年八月壬子上觀稼北郊宴
射於含芳園都人望見參與抃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
遊幸百姓懽呼如此物情不可強致蓋陛下臨御五年務
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悅上曰下民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
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無象時和歲豐即為上瑞上曰朕
以造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外
侮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 十月上語近
臣曰近者慶州地震昨司天奏災惑犯輿鬼口秦分野

時當有災宜戒違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惟慮不知今
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上
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克復曰天大誦見竇欲昭
示時君楚莊王懼無災故恐其覆罪於天弗容自警爾今
陛下克己愛民常慮一物失所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
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因生靈耳豈朕德
能感之自此益頃防戒如荆河比年報食災沴滋甚尤可
卹之 庚戌上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
易蕃鄙居處又指秦州曰此處在隴山之外號為富無且
與西北接珍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
殿北望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顧為周悉山川形勢如此

安得智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州圍及東壁幽州已北圖上曰北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五年十一月壬寅合祭天地於圓丘大赦諸路亡歲平四年已前殘稅河北河東欠五年貸糧并天下逋負昇州廣德軍年分錢洪筠州臨江軍酒餉脚錢婺州竹園虛收孳生竹四十二億六千一百五十一萬悉除之六年十一月甲寅有星孛於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犯五諸侯歷五年入參凡三十餘日没上謂宰相曰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曰陛下修德布政實無所闕恐分野有災耳上曰朕德薄致茲禍見大懼災及吾民吾適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

參大璉沉曰星文變異陛下克謹天戒此是盛德也然其
咎乃屬臣等至於東海上毒禮不可廢且邊塞未寧大兵
在境所慮物情固測固請不已乃許之 景德四年十一
月辛巳上謂王旦等曰昨暮雪降遽止朕憂其未足夜分
使人於宮庭視之乃云復降其勢甚甚今果盈尺未歲麥
苗應有望也朕每念稼穡艱嘗與邗馬言力田者多值
災沴焉云民之災患大約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
四曰牛羣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早曠為
甚蓋田無畝澮悲不可救所損必盡即傳所謂大災流行
國家代有者也曷久居田里尤熟農事自去驗之多矣此
歲稼穡屢稔朕常以災沴為慮兼聞今年宿麥甚廣得此時

書農家無冬旱之憂也遂賜近臣飲於中書又宴館閣官於崇文殿上作瑞雪詩命三館即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聖學

咸平元年正月上訪羣臣通經義者判國子監李至以直講崔頤正對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論因召頤正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他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至十卷咸平六年閏三月詔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來上一置之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俗觀覽七月上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秘閣觀太

宗聖製墨跡測愴久之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俸位願
正弟也 丙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
部侍郎夏侯嶠工部郎中呂文仲爲之置翰林侍讀學士
以國子祭酒邢昺爲之初太宗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寫直
禁中以修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
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廡於秘
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
閣書籍中使劉崇起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
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景德二年四月戊戌幸龍圖
閣近臣畢集閣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閣藏太宗御書
五千一百十五卷軸下段六間經典閣三千七百六十三

卷文傳聞八千二十一卷子書聞一萬三千六十三卷文
集聞八千三十一卷天文聞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書聞
一千四百二十一軸卷冊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
此圖書以自娛耳 四年三月上召輔臣坐太清樓閱視
太宗御書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鸞儀鳳閣玉宸乃上宴息
之所中施御榻惟帳皆黃繒爲之無文采之飾殿東西聚
書八千餘卷上曰此惟正經正文彙校定者小說他書不
與焉 大中祥符四年九月丙子秘書監向敏中等請集
御製藏於館閣從之仍詔不得與太宗御集同處於是內
出雜文篇什付敏中等各以類分其繼作即續附之 天
禧元年二月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宣

和門之北閣侍制查道李處己李行簡與馬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爲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所怨昵必盡稱道其長人推爲長者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御龍圖閣召近臣觀聖製文論歌詩上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丁謂等言聖製廣大宜有宣布請鏤板以傳不朽許之遂宴於資政殿 庚申內出聖製七百二十卷示輔臣 壬戌宰相等言聖製已約分部扶望合雕板摹印頒賜館閣及道釋經藏名山勝境乃令內臣規度禁中嚴淨之所別創殿閣藏藏詔可存於龍圖閣後修築令入內都知張景宗副使都知鄧守恩管勾是爲天章閣 仁宗乾興元年三月丙子賜羣臣御飛

白書各一軸上始未嘗好為飛白書一日至真宗靈御前
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適勁有如夙習因以分
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禱祭後復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
視事雙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雙日雖不視事
亦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莫不廢學也

政迹

至道三年十二月國初罷節鎮統文部以轉運使領諸路
事其合別未有定制京西或為兩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
東西路陝西分為陝西河北西南兩路又為陝府西北路
淮南分為西路江南分為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
兩浙或為東北路其西南路首兼福建徽南初曰西川後

分峽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河南路九曰荆河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兩使

凡租稅有穀帛金銀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雜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帛金銀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臘四曰銅鐵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

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葛艾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
蠟六曰雜物至道光末歲收穀二十一萬七十一萬七十餘
石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一百六十二萬餘疋紬純二十
七萬二十餘疋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
萬餘兩茶四十九萬斤芻艾三千萬圓蒿二百六十八萬
圓薪二十八萬束炭五十萬秤鴉翎雜翎六十一萬餘莖
箭幹八十七萬隻黃蠟三十餘萬斤此皆踰十萬數者他
不復紀 咸平二年七月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
詔三館秘閣檢討故事中定其制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
悉免其稅佃戶以浮畧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戶例州縣
長吏給十之五白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

三十五兩防御團練州三十兩中上刺史州二十兩下州
及軍監十五兩邊遠小州上縣十兩中縣八兩下縣七兩
轉運使副使十兩兵馬都監監押寨主監務官隸事參軍
判司農寺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初三司欲令職田
戶依例輸納虞部郎中杜錫等言推尋故事歷代並無輸
稅之文乃止 三年十二月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濫
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
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強壯五百人
爲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
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
役壽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鎗甲

此據兩朝兵志密錄無之團結勇敢附大軍志又在明年今亦附見

四月九月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吳儕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爲禁軍號保捷

咸平元年初置秦州極邊保毅事見年表吳儕奏所請保毅軍數實錄在明年正月己酉今并書

景德二年七月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典故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遠寄等科今尚書吏部傳旨詣

路許文武羣臣平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
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時上謂寇準等曰方今文武多
士豈無材識優異未升進者耶至於將帥之位尤難得人
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求資材亦爲國之遠圖也因
出唐朝制科之目求其六用之 三年正月始置常平倉
先是言事者以爲水旱災沴有備無患古有常平倉今可復
置請於京東西可東陝西江淮兩浙計戶口多少量留上
供錢自十三一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
司農寺總領二司無得輒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收糴
貴則減價出糶矣十年有增羨則以本錢還三司詔三司
具議請如所奏而緣邊不增置於是司農官吏剗解倉藏

籍帳度支別置常平倉素大率萬戶歲餘萬石止于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四年七月於已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遠東無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常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具名進內上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平和有執守者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專察視內禁書詳紫牒州郡不得迎送聚會所部每旬具囚繫犯由訊鞠次第申報

常檢舉催督在繫久者即馳往索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
勘初官吏以聞詣之詞訴逐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使被
斷未允者並收接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
死匿並當加罪仍借緋紫以三年爲任增給婚錢如轉運
使之數內出御前印紙爲歷書其績敘中書樞密院集其
名代選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曠弛
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真以深罪 八月壬寅自罷兵之
後議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驟增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
多知樞密院事陳亮史獨謂羣牧之說國家巨防乎愚淺
之說以馬爲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遠農也作羣牧
口以獻勒石大召監 乙巳制羣牧制置使命亮更兼之

免史切為羣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於是內侍副都知
閻承翰為都監免史自陝城居近密而與承翰聯事合避
物議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不可避也免史
尋以本司事多請但看檢其帖煤委使副判官印署施行
從之尋又增置判官之員

增置判官在九月丁亥今并書之

咸平元年七月先是自詔諸路課民種桑桑黃西轉運使
陳克臯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
葉昔云八慈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
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耳麻苧所種與桑柘
不殊既成宿根旋摧新幹矣枝葉茂則刈獲是闕周歲

之間三收其芋復因其本十年不食始難曰曠即可紡績
然而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布者少故也有遺
利而民艱資今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
民廣植麻芋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
萬餘疋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數今所得
何止十倍其多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行袖之功日以滋
廣欲自今許以所種麻芋兩畝折采桑之數詣縣令依
例書登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
供衆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溥詔從之 二年四月先
是左正言歐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渚河舊作堤截水
入官渠溉民田三十頃宣城縣有望河溉田七百頃又有

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
調夫五百築堤仍募鄰州兵每務二百刑湖布牛七百頭
分給之上曰屯田之廢久矣苟如此亦足為勸農之始今
望躬按視即以望為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
未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望切
請以大埋寺丞武程總營田務事程上疏言其不便詔移
程於它郡別選官代之俟異日務成就其利害取進止行
甫蜀烏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遣內園兵士種稻雍熙中以
所收簿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置募民
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園長京朝官專掌之墾六百頃
導汝水流溉歲收二萬三千石

耿望除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朱台符兼
制置營田乃此月丙子今并書之月末耿望未見

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倉庫部員外郎成肅以為遠
俗尤宜存撫請增置馬戍干詔從肅請丙子令諸路轉運
司中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飢歉則減直而
出之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七條賜文
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
賜募職州縣物務官戒勅勅上謂宰臣曰羣臣奏事朕以
職業戒之因念漢制刺史以六條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
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羣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簡賜近臣今
可以并賜一軸 咸平二年五月丁酉以殿中丞郵城馬

蓋為元方任三司嘗創此議雖布其法於諸道有即奉行者亦未有即奉行者及李士衡在河北復以為請始行於河北然諸道亦未備其後左藏內藏庫災又特行於京東西范仲淹所謂今行於諸道者蓋指景德間也行於京東西乃祥符九年春

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監察御史張鼎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珣所奏遣官檢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賦稅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必集矣 天禧

四年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液知白玉清昭應宮副使林
持三司使李士衡龍圖閣學士陳克咨樞丞直學士薛映
李及馬元方張士遜兵部侍郎馬亮給事中李應機王隨
右諫議大夫段□及舉常參官堪錢殺任使者二人工部
尚書晁迥翰林學士楊億劉筠晏殊龍圖閣直學士呂夷
簡戶部侍郎李維和制誥李誥宋綬張師德及舉又舉優
長復行清潔者二人給事中樂黃目孫奭右諫議大夫趙
植龍圖閣待制李虛已李行簡少府監薛顛太常少卿趙
相各舉可守大藩者二人和制誥祖士衡錢易知雜御史
劉□五龍圖閣魯宗道馮元及舉堪御史者二人諸路轉
運使副勸農使各舉舉職州縣官堪知縣者二人限十日

元方雖戶部判官從戶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
秦民之絕時請預給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公私使
之朝廷因下其法於諸道今預買絹蓋始此

馬元方傳戶部使陳恕奏元方爲戶部判官元方言方
秦民貧請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
因下其法諸路按元方以戶部判官在咸平二年五月
從知徐州景德元年十一月爲梓州路轉運使本傳附
傳皆同范鎮東齋記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
言方秦民之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
預買絹蓋始於此鎮所記與元方傳同今從之王闢洩水
燕談獨云祥符初王旭知湖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

蓋熟千輸一練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甄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今不取又按寶錄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通司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士衡正傳附傳昏云因詔推其法於天下范仲淹作李士衡神道碑亦云爲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戶其息必倍本歲歲給諸軍帛七十萬不足則布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於諸道

內具名以聞

不強任大臣

景德四年六月癸丑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員外郎劉綜知并州司管勾并代兵馬事初上謂馮拯等曰太原北控北門今邊境雖安亦要大臣鎮撫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近受命之後或有固辭又須改易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則授之及召齊賢問之對曰并州重鎮兼領雁門兵馬朝廷腹心之寄也但前知荆南齊社皆是內地尚為近臣所聽欲置於曠改今若守邊鎮須武事安敢自保無過耶然報國之心死而後已異時有急難之地敢不盡力復召仲舒問之對曰藩方重鎮非敢有辭但任尚書

班已十年又晚有嗣息年皆幼惟若得改官端按許學家
以往賜以都部晉漆給敢不承命極等以聞上曰齊賢言
爲人所讒斯過矣是皆不欲往也勿強之乃命綜馬 樞
丞直學士吏部侍郎張球爲主於頭頓坊中禱求知潁州
上以球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顯著聲績不當蒞小郡令
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及真定使白擇球辭不就又問金
陵誅欣然請行早面以球知昇州 十月以工部郎中直
史館馬亮爲右諫議大夫知廣州亮自昇州代還表言松
栢在泥上求典廬嘉州以便營奉及請對但曰如國家必
有驅策豈敢以私自便當切平直賦上問以桂廣之政亮
曰高謹微高紳皆循謹非嶺外之才宜審擇其人如張球

劉綜可也上曰球有疾不可遠適綜在并門尋任已重切
欲命楊韋知廣州上察亮願行乃謂宰相曰亮之幹敏不
下車也故授亮由兵部員外郎改官才數日擢升殊垣以
重其命 景德三年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朝議欲以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
丹使遠上恐其憚於遠適令中書召問中正曰益部重地
國家委使敢不竭誠以報上嘉其自劾壬寅擢拜樞密直
學士工部郎中知益州 九月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
疾累表求解遠任上令自擇其代承矩薦安撫使李允則
兩寅即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
便道之任 大中祥符三年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願

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獎焉 八月庚戌御
文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嗣宗罷為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
府兼兵馬部署上將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
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常自言知武軍可授口口使
當此任宜先召問觀其意既而嗣宗願奉詔即命之又作
詩賜焉

任藩方長吏

咸平三年四月初供修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上召
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則至
潭州除三稅假民官竹為屋請以家財為質發庫錢糶奏
罷新募兵出戍於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

者以聞詔書獎嘉及召運連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六年四月庚午徙知益州西上聞門使馬知節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知節在益州有訟龍騎卒謀變者杖引千數知節亟捕其黨按實止誅為魁者七人餘悉不問請擇廷臣首吏部送上供三歲一代而較其課承寇亂之後戢兵撫俗甚著威惠然疾惡太過兵民有犯多徙配它境人頗怨懼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協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改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安蜀之意成都聞守制議難其人上以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張洙前任在蜀為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使之甲申加洙刑部侍郎充樞密院學士知益州民間詠再至昏鼓舞自慶景德四

年九月辛巳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濟改工部
郎中出知杭州 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登疏
上言兵越尚每服酒橋以首素用瓦缶木杓為槁設之兵
吏民竊哂之濟不為變上切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
重地為朝廷所輸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
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為患上深然之時薛映知杭州歲
滿議擇其代為樞曰餘杭比諸道易治上曰方面之寄古
諸侯也常時無事則為易治吳人輕巧苟倖豫非常安可
獨之易也如宜州止因劉承矩虐用其下聚為寇刺延及
他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耶因聞班簿指誅僮王濟謂王
旦曰二人孰優旦曰濟有文幹可副是選 十月詔翰林

學士尼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上親閱班簿
擇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十人令保任焉十一月年
未擢右正言知制誥孫僅知永興軍代四方館使孫全照
也先是上謂王旦等曰藩方長吏尤在循良全照取下峻
急書擇其代如達亦孫僅誰可授此馮拯曰僅嘗任京府
熟於民政可用也從之僅純厚長者為政頗寬賜詔書戒
諭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庚午徙知昇州樞密直學士工
部侍郎薛映知揚州給事中馬亮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
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為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
興軍上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
可除教愛民抑暴而已吏或兼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怠

指啟以爲公或曠職務以爲怒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大閱

咸平二年八月丙寅大閱先是詔有司擇地於含輝門外
東武村爲廣場乙丑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二十萬分
出諸門迎明乃絕上按轡出東華門宗室近臣尚書侍郎
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賜戎
服以從上至行營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
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觀
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
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
亦旂則騎進舉青騎則步退每旂動則鼓作鼓作而士孫

皆三跳而後進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勵故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畧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上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顧謂王超曰士氣嚴整行陣練習卿之力也 丁卯近臣詣軍將校內職皆賜飲詔大閱所踐民田蠲其租

大餽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天書降戊辰大赦改元詔東京賜餽五日以二月一日為始 己丑應致仕官並許赴都亭驛餽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朝官已辭未見皆令赴會凡賜餽令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殿前築土為

露臺平門扉上設教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
者二分載鈞容直開封府復為棚車二十四每車連十二
束為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紫以綵紉分載諸軍京城妓
樂又於衛中編木為棚處之從坊市郎肆對列御道百步
駢布競以綵帷鏤榜為飾上日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
番列坐樓下傳旨問其安否賜以衣服綵帛若五日則第
一日近臣侍坐持召丞郎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
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早船四扶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
鷺並往復日再為東距望春門西連閭闔門百戲競作歌
吹騰沸宗室諸親近列於白泊舊臣冢官為綵鼓棚於左
右廊廡下士庶觀者駕角壘邱車騎填溢懽呼震動第二

日宴宰相百官於都驛亭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
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驛
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外
苑 上多作詩賜金馬和及別為勸酒詩樂軍將校日會
於殿前馬步軍之解 二月壬辰朔上御乾元殿觀餉詔
詰營教閱諸司工作各賜假一日